

四庫全書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十七

雜著

古文評論

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

布令修德不勤兵於遠自是先王撫馭荒服之要道穆王以不享征之棄祖訓矣故先儒謂國語列周國風列

王於此見周德之衰

厲王虐國人謗王

古稱愚者之言聖人擇焉雖邇言謭說亦得以登於聦鐸而達之於上者蓋古人容納之廣忠厚之至也

厲王說榮夷公

王者不言有無況專之乎榮公用而周敗可為千古嗜利之戒

宣王即位不藉千畆

周禮因井田而制軍賦故務農講武相為表裏篇中征
則有威守則有財二語正見兵農之合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

古者治民之官日與民相習故不料而知其多少至宣
王時農務漸弛因師敗而遂有料民之舉治兵急而治
農之政愈緩矣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

晉文自以功在王室侈然自大妄請天子之禮襄王舉

先王之舊章以折服之舒婉中倍極峻厲遂使晉文愧悚退聽皇哉訓誥之文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

廢教棄制蔑官犯令皆亡國之政也而犯令尤甚文中序次自有輕重

穀洛鬬

大意總在修德行政穀洛自然效順反復敷陳極為愷摯

周景王將鑄大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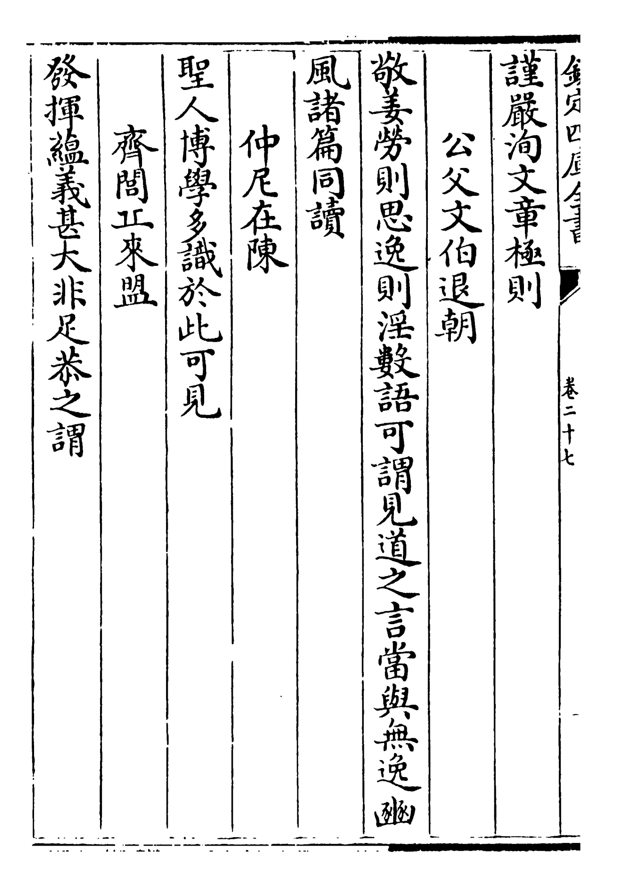
景王改鑄大錢原以救灾備患然不合民情故單穆公以為佐灾可見王道在乎因民

海鳥曰爰居

無名之祀聖王不録曲禮曰淫祀無福則妄祀亦何益哉此篇可與禮經相發明

宣公夏濫於泗淵

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所謂在人不在笏也通篇典麗



謹嚴洵文章極則

公父文伯退朝

敬姜勞則思逸則淫數語可謂見道之言當與無逸豳風諸篇同讀

仲尼在陳

聖人博學多識於此可見

齊閭丘來盟

發揮縕義甚大非足恭之謂

桓公自莒反于齊

鮑叔薦管仲於桓公委寄以齊國之重卒能顯名諸侯取威定霸孔子亦許其功而稱其仁則鮑叔之推賢桓公之善任皆彰彰於後世矣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

規畫明整治國如治家誠霸佐才也

桓公欲從事于諸侯

鋪叙霸功幾同王道但其親睦諸侯全是以謀以力王

霸之所由分也至文之簡練典重洵是史漢紀傳之祖

文公問于胥臣

有聖質然後有聖學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皆質與學相須之義

叔向見韓宣子

大夫憂貧寧獨身之灾殃將及國故治世首禁官邪

莊王使士亹傅太子葴

楚莊伯者猶鄭重國本甚矣豫教之宜備

靈王為章華之臺

敷論春容博大如聆黃鐘大呂穆然清廟之音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

聞倚相之言惕然而懼子亹可謂能受善矣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

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用以自誥三代盛王所由隆也

靈王以規為瑱禍及乾谿宜哉

鬬且廷見令尹子常

積貨蓄怨語警切聳動可為當官之戒

王孫圉聘於晉

春秋使臣皆極一時賢士大夫之選故對揚鄰國恒不辱命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

越君臣之陰謀全在廣侈吳王之心一語糜鹿遊姑蘇者以此

吳王夫差告諸大夫

申胥事前之言洞若觀火吳越之興亡決矣固不待鴟
夷投江時也

吳王還自伐齊

吳之申胥楚之范增老謀不用屈志而死千古同慨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

陰謀猛鷙君臣夫婦致死一心積之二十年吳安得不
亡記者歸美之於下羣臣集衆謀有以也夫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

敬怠之分治忽所由關也無時不敬則可以久安長治句踐不能敬之於始既危而後懼隱忍圖功僅乃獲濟亦幸矣哉

公羊傳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

大一統之語實有關於名教蓋春秋之作率天下以尊周室正月繫王示周德雖衰天命未改之意

癸未葬宋繆公隱公三年

公穀文短調間用長句亦復逶迤有致

紀侯大去其國 莊公四年

以呑滅為念則復讐為長亂之階以雪恥為心則復讐為大義之舉故公羊於襄公猶有取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僖公三十一年

魯郊非禮孔子修春秋因卜郊而寓意諸儒論之詳矣惟公羊簡而盡

公子遂如齊納幣 文公二年

聖人緣人情而制禮非由外鑠也以人心為皆有之一語何等剴切

毛伯來求金文公九年

王者無求一語持論正大若穀梁所云求車猶可求金甚矣非篤論也

世室屋壞文公十三年

昔魯公之魯而周公仍留治東都以繫天下之望公羊所謂欲天下之一乎周者是也何休註公羊以為嫌於

周公之魯則恐天下迴心趨鄉之何其淺視乎成王周公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宣公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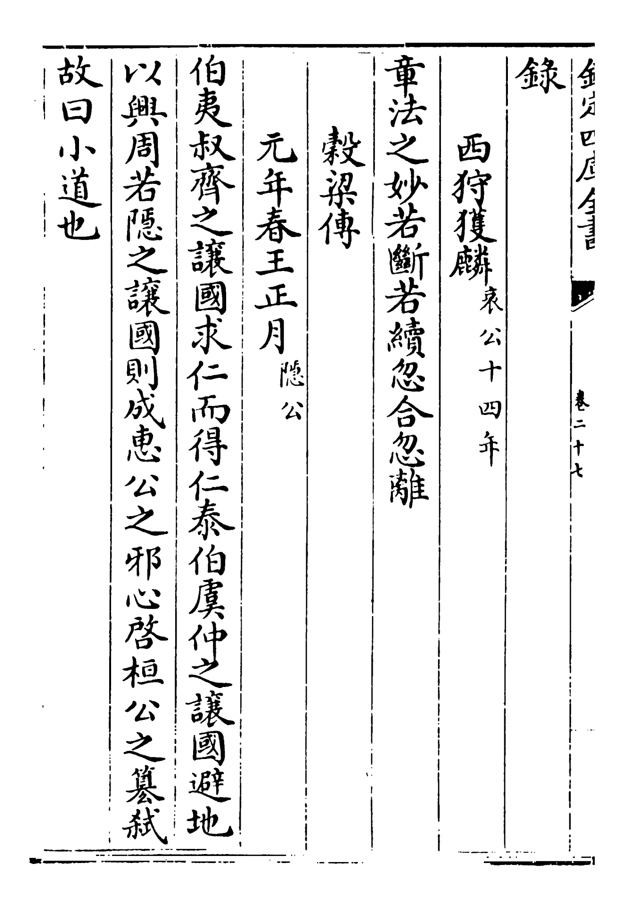
讀此傳知古君臣之間去就有禮春秋時不能盡然

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宣公六年

比事屬辭詹折盡致較左氏尤勝

冬葬許悼公 昭公十九年

聽止赦止見春秋筆削大公無私此與趙盾事遂為實



錄

西狩獲麟哀公十四年

章法之妙若斷若續忽合忽離

穀梁傳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

伯夷叔齊之讓國求仁而得仁泰伯虞仲之讓國避地以興周若隱之讓國則成惠公之邪心啓桓公之篡弑故曰小道也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桓公十四年

周官時享前期十日師執事而卜日誓戒今壬申乙亥相距四日不卜不戒故穀梁子以為志不敬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莊公二十八年

觀此見積貯備荒有國家者之急務國非其國君子譏之

虞師晉師滅夏陽僖公二年

三傳無異同而穀梁叙事簡要文尤逸宕

諸侯盟于首戴僖公五年

篇中以尊王為主亦反經行權之意

晉殺其大夫里克僖公十年

筆筆生動當時情事躍然在人耳目之間

初稅畝宣公十五年

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先王之良法美意

其謂之何是以傳者交譏焉

大饑襄公二十四年

觀大侵之禮見先王畏天勤民實心實政

秋蒐于紅 昭公八年

古輿典贍可補周禮所未備

戰國策

司馬錯張儀論伐韓蜀

戰國之時不復知有周天子矣錯獨曰刼天子惡名也

大義凜然後魯肅之存劉王猛之戒不伐晉亦同此意

甘茂拔宜陽

讒臣在内大將鮮有能成功於外者此古今所同慨也

甘茂之言剴切曲暢可為萬世鑒

黄歇說秦王

當時策士往往嫁禍韓魏如黄歇之意在紓楚患耳迨

韓魏既亡不三年楚亦滅矣所謂滅六國者六國也不

信然耶文特雄辯

應侯謂昭王

先設兩喻正意只澹澹說過盖前既危言切論至是知

昭王之心已移故第借比喻之辭一申明其說使聽者竦然

武安君諫秦昭王伐趙

以趙之殘而難攻以韓魏楚之完而易取可見兵無常强亦無常弱而其機則在能懼與否而已

鄒忌諷齊王納諫

文甚諧麗動人却是千古不易之正論

淳于髡一日見七士

寥寥數語為歐陽朋黨論之所自出人以薦賢為嫌者可以祛其惑矣

馮煖客孟嘗君

馮煖焚劵為孟嘗結民志也若漢之文景時下蠲租之令其得民也大矣豈區區示義之足云

蘇子說齊閔王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此權藉之說也聖人則以上順天道為權下合人心為藉王者有征無戰用此道也

田單攻狄

淋漓生動語語雋冷

莊辛論幸臣

文近於賦瑰麗可觀

蘇秦以合從說趙

文勢忽斷忽連若長江萬里波瀾無盡若移此神志明

内聖外王之道仁義禮智之功當時所就又復何如哉

觸讋說趙太后

從容委曲而取成功可謂善於進言者

魯仲連義不帝秦

不帝秦大義也辭封爵高節也責新垣衍處風旨奕奕

魯君酒色味論

戰國之君皆講富强魯君獨舉四事警切動人尚有周公之遺教也

信陵君諫魏王

四公子中信陵最賢即此一書審度事理瞭如指掌雖

善謀國者何以加之

郭隗說燕昭王

昭王用郭隗之言卑躬致士卒復齊讐可謂賢矣

蘇代約燕王

形容秦處盡得其情狀文筆亦有循環刺蜚之致

樂毅去燕適趙

毅報惠王書雖急於自明其情志悱惻文辭深婉固書牘之祖也

秦

孝公下令國中

孝公急思光復先業博謀於賓客羣臣得勵精圖治之意惜乎不知修德行仁沾沾於竒計彊秦也

趙良說商君

商鞅以殘忍鍥刻之性變法速效茍且目前何暇計治理之純疵耶孝公舉國以從悮矣

李斯諫逐客書

古人蒐羅賢才招以弓旌縻以好爵若既入其國而以
客逐之則非矣李斯本邪辟之學此篇論取材宜廣則
不可以人廢言也

子嬰進諫二世書

信任便嬖輕棄老成鮮有不敗人家國者漢唐之季覆
轍相尋尤可浩歎

騶忌子以鼓琴見齊威王

樂記云聲音之道與政相通確有至理

淳于髡説騶忌子

持論亦正特務為隱語終是戰國習氣

楚人對頃襄王

諷楚報秦有得於春秋復仇之旨全以譬喻行文彌覺古雋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十八至三十

臣永瑢恭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龔禔身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録舉人臣王淼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十八目録

雜著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十八

雜著

古文評論

漢

高帝

入關告諭

秦民重足而立如在湯火中一旦除苛法約三章人心

所歸天命繫之漢室數百年之基業定於此矣

為義帝發喪告諸侯

申大義以動天下之心楚項雖强其勢已孤矣不必決之垓下之戰也

罷兵詔

豁達大度高帝之所由興罷兵一詔其氣槪尤可想見

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重爵位念勲勞有國之常經軫恤曲至倍見篤厚之誼

求賢詔

人材者國家之楨幹儲蓄而器使之惟患其不廣高帝時取士之法未備宜其求之若渴也

文帝

議振貸詔

民胞物與之懷形諸詔令自覺藹然如春

養老詔

引年尚齒三代之制具詳時存問厚賜予著為令典亦

可謂善養老者矣

賜南粵王佗書

趙佗請罷兩將軍求親昆弟其有悔心之萌乎文帝賜書深自貶損詞意真朴佗之感服固其宜也

日食求賢詔

詩曰不顯亦臨昭事上帝之心無時可懈因日食而克謹天戒亦倍凛於平日爾

除誹謗妖言之令詔

秦多厲禁高帝滌除煩苛乃誹謗妖言之令至文帝時始除之亦已晚矣

賜民田租之半詔

蠲租一事乃古今第一仁政下至窮谷荒陬皆沾實惠然必宫庭之上力崇節儉然後可以行此文帝賜田租之半葢由此道也

議犯法相坐詔

聖王下車以泣罪人忍濫及其父母妻子乎議除收孥

相坐律足徵仁厚之至

勸農詔

用意譪至敷詞委曲千載讀之猶足感動況當時之人乎

勞賜三老孝悌力田詔

廣教化旌廉吏深得致治之原俗臻和樂職此故歟

除肉刑詔

或謂肉刑除而民輕犯法不可以勝姦不知肢體既殘

絶其自新之路慘莫甚焉易之以答所全實多

除田租稅詔

文帝至是屢下蠲租之詔矣此真恭儉之實效非可勉行於旦夕者

令祠官致敬無祈詔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苟務修德天休自至若徒以祠官之祝辭而欲為人君祈福果何為耶罷之洵為卓識

策賢良詔

親策賢良自此始詔辭簡質猶見古人風旨

議佐百姓詔

念切民依務使家給人足而後已語語愷惻如見其憂勞之心

定和親詔

以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引為已咎是王者以天下為一家氣象

遺匈奴書

拳拳於寢兵恤民務期萬物各得其所卒致海内殷富粟至十餘錢則其明效大驗也

景帝

定孝文廟樂舞詔

高帝初定天下及乎孝惠之時百姓瘡痍未復文帝躬行節儉恩深淵流廟號太宗樂舞昭德宜哉

讞疑獄詔

詔詞嚴明有斷制然哀矜惻怛之意益可見矣

治獄務寬詔

書曰惟明克允覆鞫迭訊不厭其詳所以廣好生之德也

令天下務農蠶詔

崇本抑末語語切至毋為墨吏所侵暴尤深中民隱

重廉士詔

徵廉以懲貪風正所以作士氣

勸農桑詔

文帝嘉惠元元閭閻之間可謂康阜矣至於景帝之時猶不忘勸課農桑史稱其克遵前業信不誣也

武帝

策賢良制

申韓蘇張之習汩没人心已久武帝策士慨然以則先王法上古爲問兩京之經學昌明儒修蔚起肇端於此矣

復策賢良制

武帝感仲舒之對策因復策多士當時崇尚經術登進

才賢意亦勤矣

復策賢良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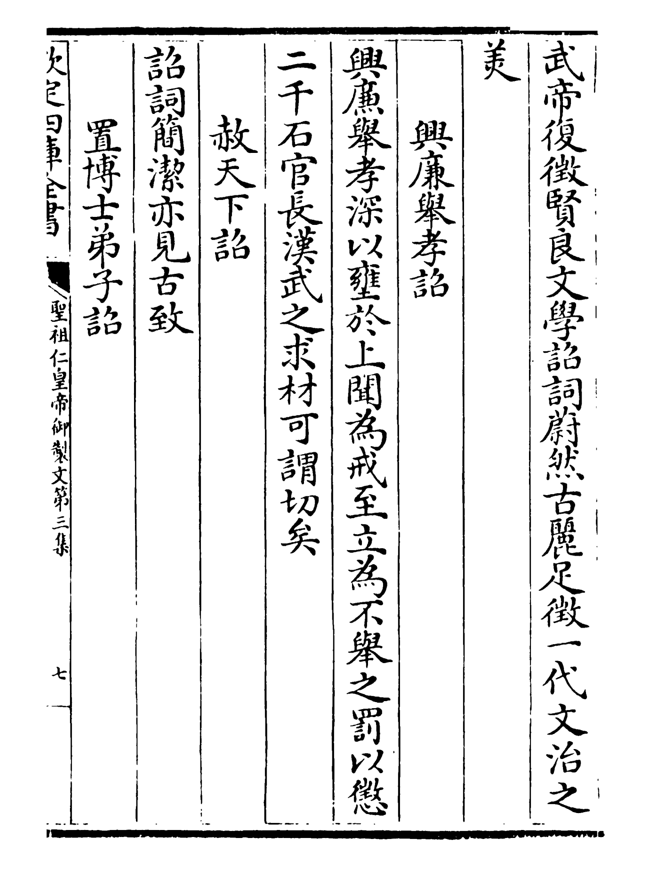
制辭屢進益切其於天人化理之源流可謂孜孜不倦

矣

養老詔

恤老者而及其子孫曲體人情之至

策賢良詔



武帝復徵賢良文學詔詞蔚然古麗足徵一代文治之美

興廉舉孝詔

興廉舉孝深以壅於上聞為戒至立為不舉之罰以懲二千石官長漢武之求材可謂切矣

赦天下詔

詔詞簡潔亦見古致

置博士弟子詔

興崇庠序奬進人材乃國家之急務漢置博士以尊經術實始於此

賜三老孝悌力田帛詔

朝廷之德澤每患其不能下究慮奉行者之未善也縣鄉即賜毋贅聚可謂良法

賜齊王閎策

辭意嚴正能使聽者凜然

賜燕王旦策

建國之時申嚴邊備可謂長顧却慮矣

賜廣陵王胥策

武帝分錫茅土鮮克令終於此見封建之不可復行矣

遣博士巡行天下詔

遣使固有專責因以問民疾苦留意人材曲折詳盡深得詔令之體

遣博士巡行江南詔

致粟救荒善政也詞氣尤極懇惻

封周子南君詔

周有聖德而漢未遠為之立後以修祀事與封三恪義同

勅楊僕書

歴數其罪無可逃避得以自效如更生矣此使過之法

減内史地租詔

興水利以便民復薄租入以寛其力損上益下之誠溢於言表

察茂材異等詔

人之才分不齊曷可拘以常格昔人相士謂於牝牡驪黄之外亦此意也

賜會稽太守書

嚴助與淮南王相結故非人臣禮治郡無聞其罪之小者

賜吾丘壽王璽書

時以東郡多事任壽王以都尉且兼太守之職倚毗至

專其何以追隕越之咎

罷屯輪臺詔

武帝於稽古禮文之事修舉廢墜俾三代典制爛然復興有功世道不淺乃不克遵文景之節儉遂致海内虚耗晚年悔悟已無及矣

昭帝

賜涿郡韓福等五人詔

優賜有行義者使修孝弟以教鄉里較之居官盡職裨

盃尤多

賜燕王旦璽書

論情論理步步緊嚴結語更極警痛

宣帝

地震舉賢良方正詔

宣帝銳意圖治是年春以歲饑詔振農民甫三月又因

變詔舉賢良皇皇不自暇逸中興之業已見一斑

令郡國舉孝弟詔

漢承秦敝敦本行以挽頹風乃其要務故自文帝武帝皆致意焉

罷車騎等屯兵詔

戍卒之勞自古為甚特詔罷之恵民實政也

遭喪勿繇詔

以公家繇役致民不得葬誠為可憫詔詞惋惻入情

首匿勿坐詔

倫紀至重則首匿可原風化所關自不得執一而論

減鹽貫諂

民隱之壅於上聞者多矣軫恤之方自當無微不至

令郡國歲上繫囚詔

書稱惟刑之恤易言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此詔得之詞亦警動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書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察官屬以務平法得慎刑之道矣

益吏奉詔

念及侵漁百姓盃吏奉以養其廉深於愛民也

使尚書詔問黄霸

言不廹切而意實嚴核

戒不禁姦邪詔

致治有要惟務寛大不流於縱弛考名實不近於刻覈斯善矣

元帝

責丞相御史詔

元帝初政汲汲以弭盜振饑為事足見顧治之心

蠲減律令詔

肫切婉摯猶見忠厚之遺

宫館勿繕治詔

克守恭儉乃元帝之所長詔詞亦古質

地震赦天下詔

不為浮飾之言能宣欝悼之實亦詔令之工者

罷珠崖詔

懇惻之情溢於言表

赦天下詔

矜全民命惟恐陷於苛吏之深文此史臣所以賛其寛弘也

罷甘泉建章宮衛詔

詞近質實意則周詳

復責丞相御史詔

亟於拯民之困圖維肫切情見乎辭

罷初陵縣邑詔

漢文最為沉鬱此獨以華贍出之已開唐人風氣

賜東平王太后璽書

委婉諄復足以啓人之悟班史謂元帝號令温雅有古之風烈於兹可見

勅東平傅相詔

傅相之於王任至重矣以詔勅督責之最得要領

報貢禹

貢禹以明經潔行徵蓋廉靜寡欲之人也使之在列足以風示有位

成帝

減刑詔

大辟之刑至千有餘條文法之吏得以因緣為奸者何可勝計成帝念及此亦可見其天資之善

順四時月令詔

引經據古文亦燦然

舉博士詔

儒官專司教化所關至重固當慎選其人

勸農詔

漢之文景首重農桑優恤勸誡詳於他務成帝此詔猶有繩其祖武之意

遣使者巡行郡國詔

遡流民失業之由思所以振救安全之委曲周到具見

誡惘

禁列侯近臣奢僭詔

辨等威崇節儉則僭侈不作而風俗可淳匪細故也食祿之家尤易流於奢靡令行自近深中窾要

哀帝

罷樂府官詔

君子聽樂以平其心葢將於宫縣考擊之間求制作之本原也若鄭衛之聲何可並列樂府以煩專官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十八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十九目録

雜著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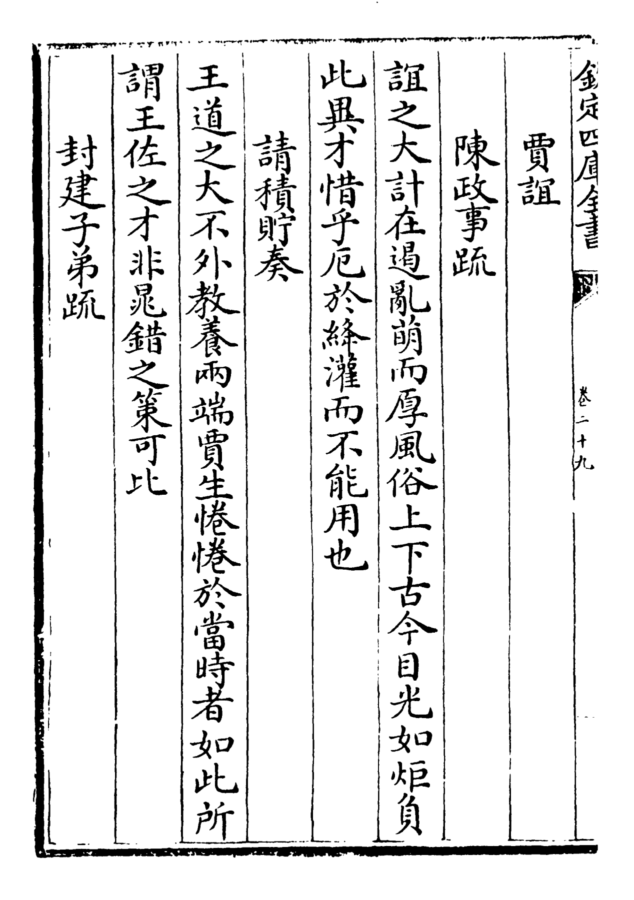
雜著

古文評論

賈山

至言

文氣排盪思致遥深既脱戰國策士捭闔之習已開西京賈董渾茂之風



賈誼

陳政事疏

誼之大計在遏亂萌而厚風俗上下古今目光如炬負此異才惜乎厄於絳灌而不能用也

請積貯奏

王道之大不外教養兩端賈生惓惓於當時者如此所謂王佐之才非晁錯之策可比

封建子弟疏

亞夫所以能平七國者恃梁爲之扞蔽也誼言已先執左券矣顧不謂之天下才耶

諫封淮南四子疏

前疏請以淮南地益淮陽意蓋不欲文帝之分王淮南諸子也恐帝不悟故訟言之

諫民私鑄錢

此奏與唐臣劉秩之議前後同指七福與四美亦略相似古今異宜方資博採耳

過秦論

文勢一步緊一步如廻風激水盤盤生漪末乃其歸墟處也

薄昭

予淮南厲王書

四甚厚八危亡暗暗相對射言帝之待王如此而王之負帝乃如彼也古人文字針線細密而不露痕跡如此

鼂錯

上言兵事書

錯學刑名而精於兵事如此可知古人兵家法家同原異趣班固作刑法志首言兵制特詳得其指矣

請募民實塞奏

首一節舉秦事以為鑒中一節言遠戍之不便後一節言徙民塞下之利末仍收歸前二節意矩矱森然

請立邊民什伍法奏

是時帝已從錯言徙民塞下矣故錯因前奏而更詳言

之

重農貴粟奏

重農貴粟之道在於抑末作禁游惰敦儉樸斥奢靡若以粟為賞罰農人之粟有限適所以便利商賈而究無勸於本業也

請入粟郡縣奏

郡縣入粟以備用遂可勿收民租誠根本至計可謂名言碩畫

賢良對

以帝王覇配合策問似亦偏駁視賈董邈然河漢矣然文甚古勁

枚乘

諫吳王書

是時吳之逆謀跡尚未露故諫辭隱躍如此

董仲舒

賢良對一

致知力行學之要也不彊勉則功無由入仁義禮樂治之具也不更化則治無由成篇中立意如此深得綱領

賢良對二

設誠於内而致行之聖功王道不外乎此

賢良對三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非學有本原見得真切者安能遽爲是言

限民名田奏

名田之弊宋臣葉適蘇洵馬端臨論之詳矣斟古酌今

事未易言也

淮南王安

諫誅閩越書

明暢雅健辭能達指

嚴安

上言世務書

此書特為窮兵而發前言禁奢侈是引端後言郡守權

重是餘波文家賓主之法也

徐樂

上言世務書

與嚴安意指略同而造語奇鑿

司馬相如

諫獵疏

相如文類春華此則秋實矣

主父偃

諫伐匈奴書

文有紀律亦極嚴整

東方朔

諫起上林苑書

論上林宜與民公利即文王蒭蕘雉兔之意

化民有道對

朔此文與諫起上林苑書及拒董偃事可稱謇諤豈得以滑稽目之

吾丘壽王

禁民挾弓弩對

説得事理透徹安得不令平津心服

司馬遷

五帝本紀贊

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是讀書法亦是論世法

十二諸侯年表序

諸家所著書見藝文志鐸氏虞氏春秋家呂氏雜家公

孫固儒家

秦楚之際月表序

受命之亟是疑辭一統之難是斷語兩意相反又互相發方透得出受命正意文之有開闔者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周以形勢弱而衰漢則形勢強矣立意特微婉

高祖功臣侯年表序

末一段盖因漢法少容坐罪者多頗致慨惜之意却能

以深婉之筆出之

禮書

先王制作之旨雖未能盡得其精微而文采斐然可資論討

樂書

古樂之亡久矣漢去古未遠宜尚有可論次者豈泯滅於燔書之後耶讀此令人有遐想焉

律書

六律之學史遷論之頗詳

平準書

漢興民物凋敝至於武帝初年人給家足綱踈而民富則文景以來休養生息之實從可知矣

孔子世家贊

只至聖二字千古贊孔子者何以復加

伯夷列傳

表章伯夷實始孔子故此傳専以孔子為據𢘆字即從

孔子語中拈出又從怨字生出天之報施意從天道生出一段議論逐節相生錯綜變化

孟子列傳

漢人推崇孟子者多與荀卿並稱此傳如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等語直以孔孟並舉不為無見

儒林列傳序

詮次井然詳雅文勢逸宕是史遷本色

太史公自序

觀史遷以述往事思來者自任處殊感慨淋漓

王吉

諫昌邑王疏

王式以三百五篇諫豈若此書愷切

上言得失疏

以禮字為骨自是經術讜言

路溫舒

上尚德緩刑書

凡為法吏者皆宜朝夕省覽庶可上宣德意下安黎氓

魏相

諫伐匈奴書

案今年以下真宰相語也丙吉問牛喘視此不太迂闊耶

條便宜奏

二十三事及相傳中所云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即賈誼董仲舒所言也惜未臚悉

陰陽月令奏

漢儒說易每流於術數觀相此奏可以類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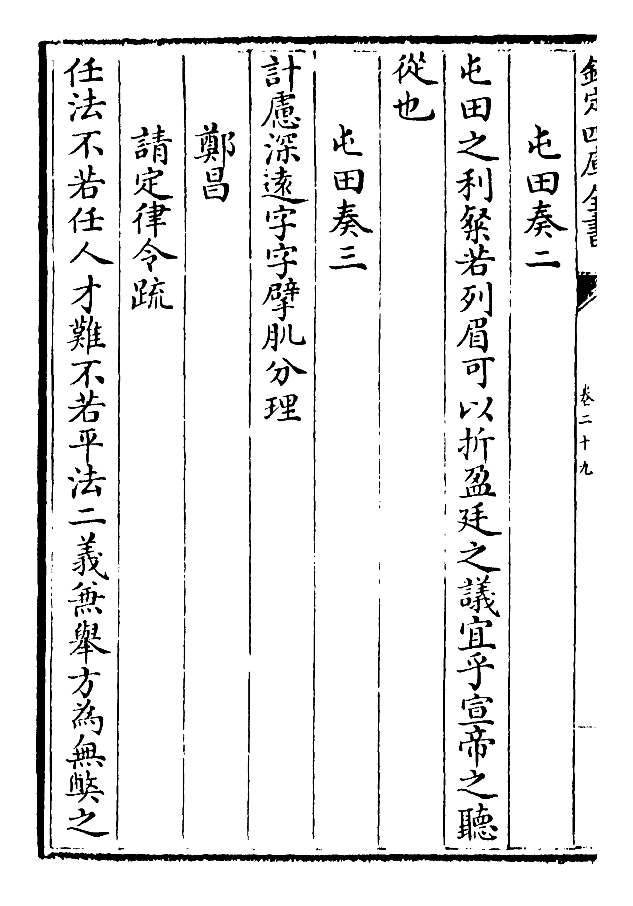
趙充國

陳兵利害書

充國堅持不撓其公忠之節則然亦由此書明白曉暢切於事情故當時委心以聽耳

上屯田奏一

罷兵留屯為經久之規老臣謀國忠智即此可見



屯田奏二

屯田之利𥡴若列眉可以折盈廷之議宜乎宣帝之聽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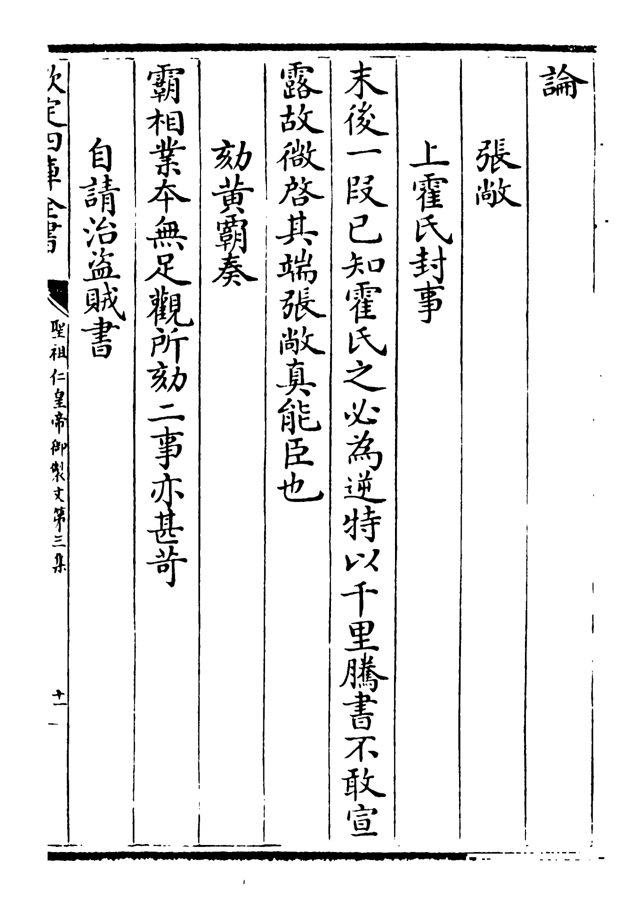
屯田奏三

計慮深遠字字擘肌分理

鄭昌

請定律令疏

任法不若任人才難不若平法二義無舉方為無弊之


論

張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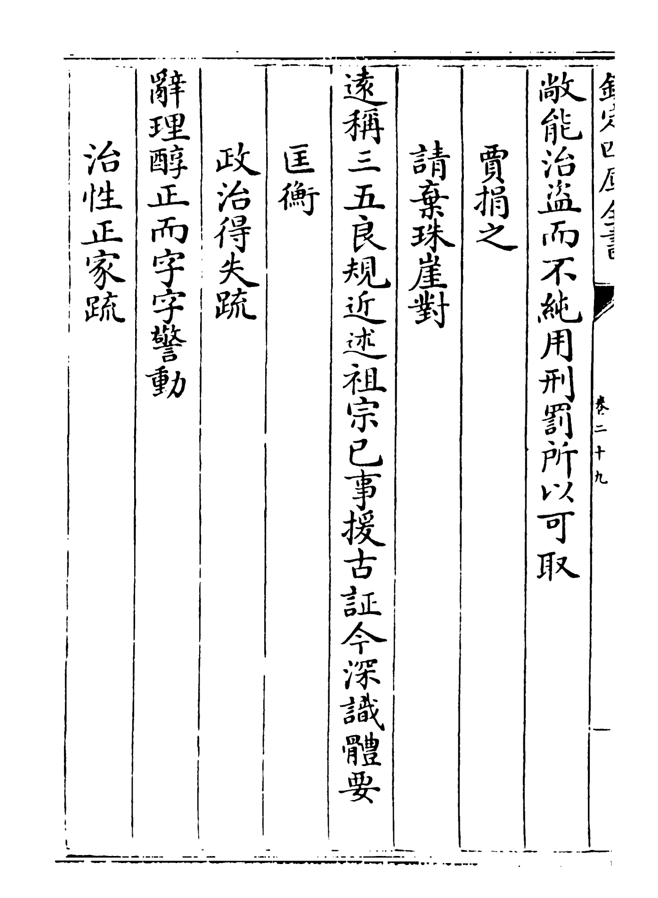
上霍氏封事

末後一段已知霍氏之必為逆特以千里騰書不敢宣露故微啓其端張敞真能臣也

劾黃霸奏

霸相業本無足觀所劾二事亦甚竒

自請治盜賊書



敞能治盜而不純用刑罰所以可取

賈捐之

請棄珠崖對

遠稱三五良規近述祖宗已事援古証今深識體要

匡衡

政治得失䟽

辭理醇正而字字警動

治性正家䟽

治性則强其所不足正家則防之於未然自是不刊之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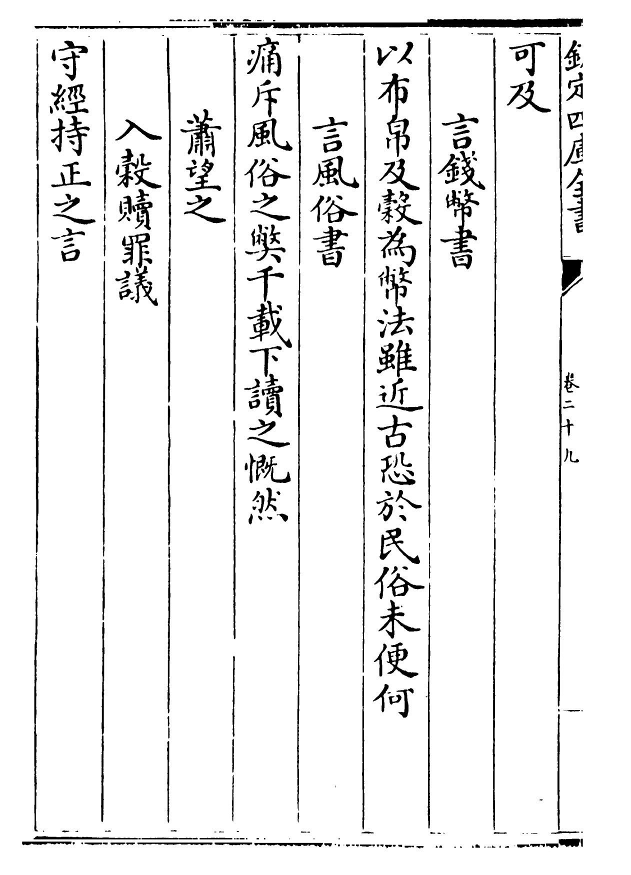
戒妃匹勸經學疏

乾坤肇易理之原關雎開王化之始疏中暢發此義洵經術名言修齊要道也

貢禹

循古節儉奏

因事進言達意而止若無意於文而一種矯拔處自不



可及

言錢幣書

以布帛及穀為幣法雖近古恐於民俗未便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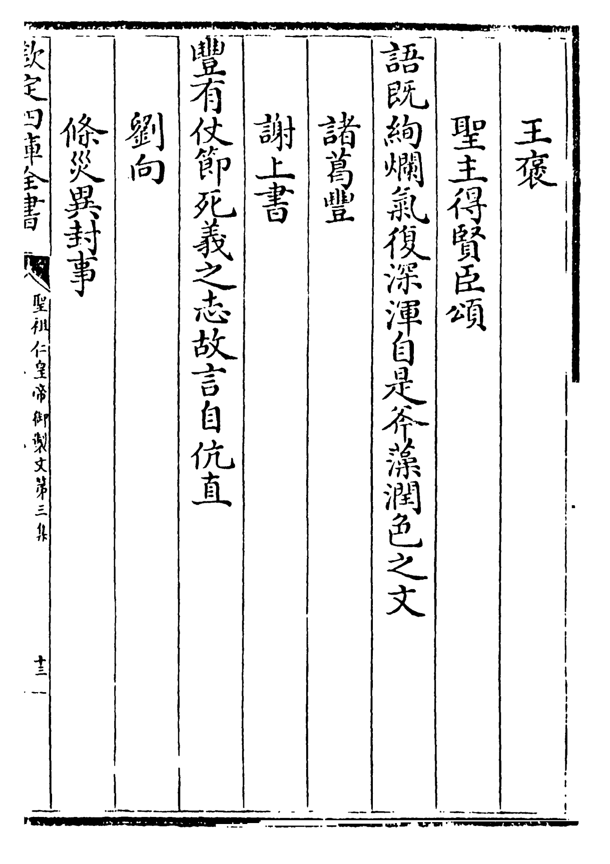
言風俗書

痛斥風俗之弊千載下讀之慨然

蕭望之

入穀贖罪議

守經持正之言



王褒

聖主得賢臣頌

語旣絢爛氣復深渾自是斧藻潤色之文

諸葛豐

謝上書

豐有仗節死義之志故言自伉直

劉向

條災異封事

辨而裁雅而贍淵然經術之氣不徒以伉正見長

請封甘延壽陳湯疏

延壽湯雖有矯制之罪而其功自不可泯中間比較功罪處明爽動人

諫起昌陵疏

既博稱賢聖又指切亡秦益見始皇之昏暴厚葬之非宜可為後世園陵奢侈之大戒矣

極諫外家封事

雖雜引古事而言理則晰毫解縷故爾卓犖不磨

定禮樂疏

當成帝時所急誠不在此然論自不可易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十目録

雜著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十

雜著

古文評論

杜欽

訟馮奉世疏

大指與劉向訟甘延壽疏同體製亦畧相似

翼奉

應直言封事

引經徵事樸樕不雕

薛宣

申勑刺史䟽

刺史外吏之表率也宣言於是乎得要領矣

王尊

勑掾功曹教

鷹鸇之志見乎行墨

劾匡衡張譚奏

尊為司隸在孝元時適當顯顒權衡譚比附之際而寢默不言此時成帝即位顯已徙官尊劾雖當惜其稍晚

公乘興

訟王尊書

先歷舉尊之功狀次言被劾之由别白是非條理秩秩足令忠臣吐氣讒人戢志

劉輔

諫立趙倢伃疏

妃匹人倫之始王化所從出也自非有德之世不可以奉神靈之統而樹宫壼之儀成帝於是乎失德矣

谷永

祭祀方術奏

窮極方士情態可以正人心維風教

訟陳湯疏

僾刻之筆書剴至之情結搆最勝

梅福

言王氏書

斥言王氏如此切直谷永輩見之能無慚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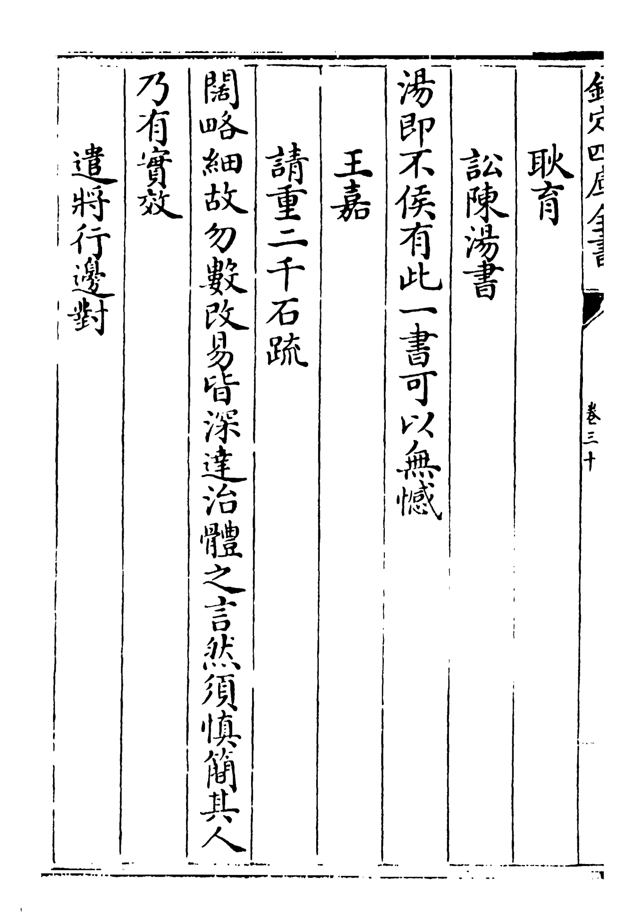
請封孔子世為殷後書

意主尊禮尼山而以繼嗣為言辭復警動

孔衍

上書辨明家語

家語真孔氏書與孔叢自別得博士言更足據正矣



耿育

訟陳湯書

湯即不俟有此一書可以無憾

王嘉

請重二千石䟽

闊略細故勿數改易皆深達治體之言然須慎簡其人乃有實效

遣將行邊對

動民以行應天以實聖人復起無以易此兩言

日食論董賢奏

論自爽徹意亦懇到

再論董賢奏

文無枝詞較日食奏更為勁切

毋將隆

諫賜武庫兵器奏

質確不繁而意已獨至

師丹

定陶共王立廟議

議甚正後世濮議與獻議皆當以此為準

李尋

災異對

篇中援引雖繁其切於治術處固是正論

鮑宣

諫寵外親幸臣書

直而不撓質而無飾故辭無嫵於過激也

論董賢書

辭尚質樸意存伉直所謂布帛菽粟之文可濟實用者也

揚雄

諫不受單于朝書

文法而暢意婉而周

劉歆

毀廟議

引據論議卓爾不羣洵可謂博而篤矣

責讓太常博士書

辭理明確有功經學之文

賈讓

治河奏

治河之法古今異宜語其大者三策盡之矣

後漢

光武

敕馮異

平定安集光武首舉以訓將帥可謂王者之師仁人之言

報隗囂手書

駕馭羣雄推心置腹無復畛域之嫌

恤民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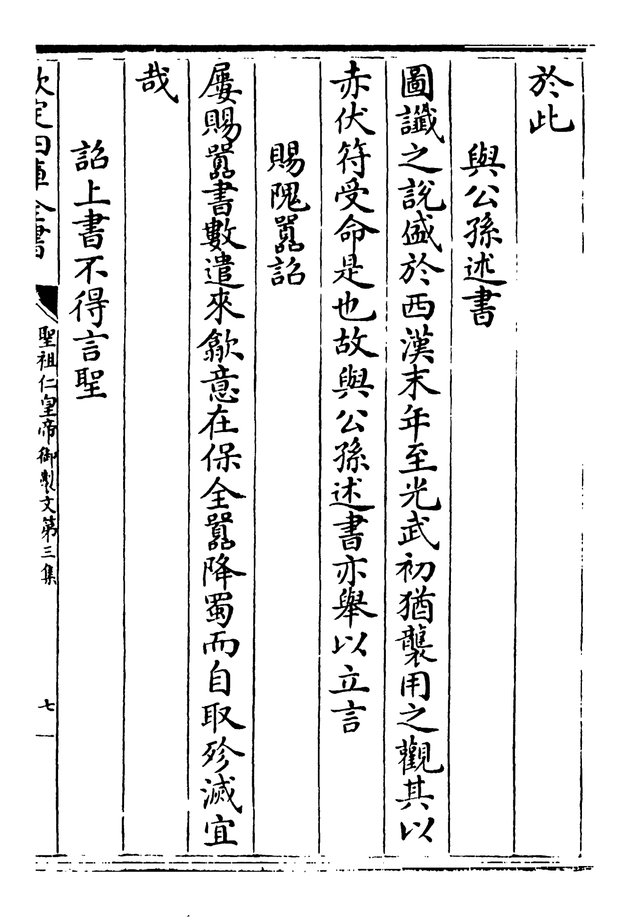
理寃獄釋滯囚以消亢旱之氣較圭璧禱祠遠勝

賜竇融璽書

竇融雄據河西待時觀變光武賜以璽書洞見情事融既憚英明又懷大度委心効順永為漢藩所謂一紙書賢於十萬師也

再報竇融詔

光武初年公孫述在蜀隗囂在隴右皆割據稱雄所恃以扼二冠者惟竇融在河西耳帝撫以至誠既無西顧之憂復收指臂之勢不數年隴蜀削平帝業之成重繫



於此

與公孫述書

圖讖之說盛於西漢末年至光武初猶襲用之覲其以赤伏符受命是也故與公孫述書亦舉以立言

賜隗囂詔

屢賜囂書數遣來歙意在保全囂降蜀而自取殄滅宜哉

詔上書不得言聖

德盛而後能謙能謙而盛德益著光武此詔視唐諸帝之屢上尊號者彌增光烈矣

詔讓劉尚

仁厚之言哀矜惻怛為將者宜深體斯意

地震詔

軫恤災傷具有實政文亦簡質近古

報臧宫馬武詔

光武久在兵間深知用武之擾民故謹於開邊如此

明帝

報桓榮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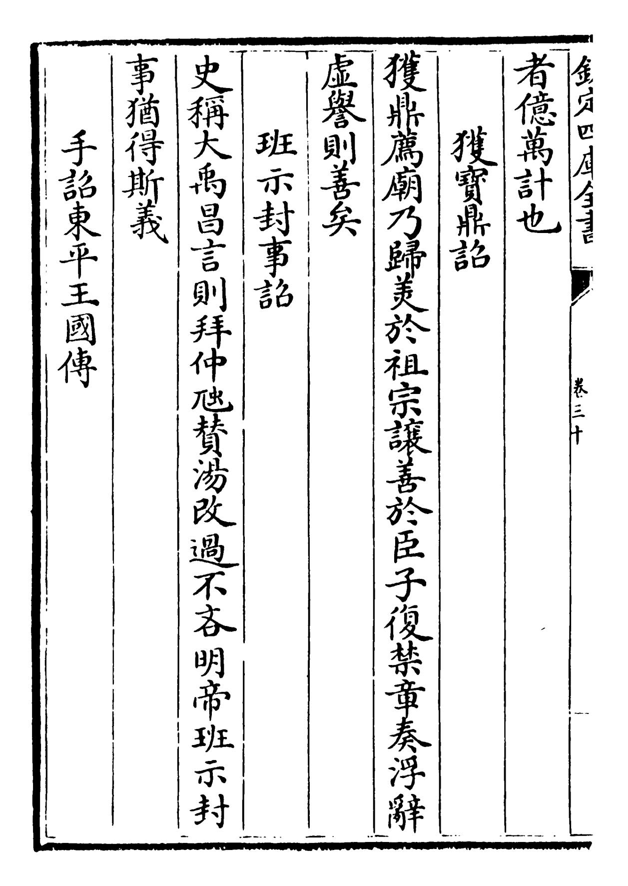
明帝尊重師傅即高宗舊學甘盤之義

祀明堂詔

蕭蕭皇皇聲容俱脩東漢之盛史稱明章良有以哉

爵李躬桓榮詔

三代哲王皆盛行養老之典周秦以來斯禮久曠漢明帝能修舉於廢墜之後宜乎人心允洽圜橋門而觀聽



者億萬計也

獲寶鼎詔

獲鼎薦廟乃歸美於祖宗讓善於臣子復禁章奏浮辭虛譽則善矣

班示封事詔

史稱大禹昌言則拜仲虺賛湯改過不吝明帝班示封事猶得斯義

手詔東平王國傳

恩誼篤摯詞致淵雅為善最樂之言允為宗親楷範

申明科禁諭

自古慎終之禮皆有制度品節所以辨貴賤之等安貧富之心維持風俗奬成廉讓莫要於此諭語明確足以解世之惑

汴渠成諭

黄河激湍奔流助以他水則勢益暴明帝修復隄防所以收河汴分流之利臨流而歎禹功繼世宗瓠子之作

意概亦偉

明德馬皇后

辭封爵詔

明德后損抑外家出於至誠示之以儉帥之以謙正所以保全長久之也明德之識解超矣伏波之遺澤遠矣

報帝請封外戚詔

史稱馬后德冠後宮觀其惓惓阻戚畹之封可為萬世

章帝

命趙憙為太傅牟融為太尉詔

漢建三公為師傅之官慎簡耆德老成故特重之文復典醇有致

竇毅受廪詔

矜恤流離務施實惠當無澤不下究之患

地震舉賢良詔

政無大小得人為本自是要言不煩

報東平王

東平因災異上封事章帝虚已採納謙沖之意溢於言表

賜東平琅琊二王書

賜書中篤念先德敦睦宗親仁孝温文皆藹然至性之言史稱章帝長者不虚也

論五經同異詔

五經在兩漢時各祖其師説以專家鳴於世章帝特開

虎觀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俾先聖典訓晦而復明漢諸帝尊經之功大矣

日食詔

舉士先巖穴毋取浮華尤得官人之要

手詔東平王

親親之誼辭愈樸而意愈真

賜公卿助祭錢詔

文質而思深言簡而意長兩漢詔令之所以擅今古也

行秋稼詔

行稼所以省民若供帳勞費適滋煩擾章帝下詔務崇省約欲令貧弱有利庶幾夏諺遊豫之善

選高才生受學詔

尊經之言蔚然雅正

賜流民公田詔

人情安土重遷罹水旱而致流移民生之最可矜者恤之如此當無鴻鴈澤中之歎

詔報朱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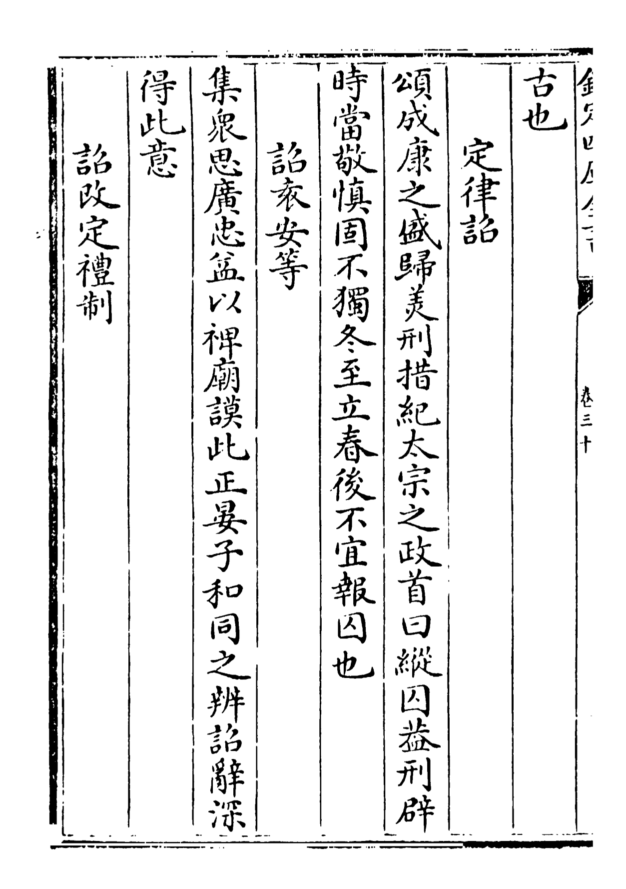
朱暉為太守時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可謂廉吏故章帝報書如此

賜鄭均毛義穀詔

崇奬孝義存問隱逸得為政之要

詔三公

守令最為親民與為才辨無寧簡樸與為精察無寧渾厚兩漢罷斥俗吏奬進安静悃愊之人此吏治所以近



古也

定律詔

頌成康之盛歸美刑措紀太宗之政首曰縱囚益刑辟

時當敬慎固不獨冬至立春後不宜報囚也

詔衮安等

集衆思廣忠益以裨廟謨此正晏子和同之辨詔辭深

得此意

詔改定禮制

議禮同於聚訟所以貴折衷也文特簡雋遒古

稟給孤幼詔

恤孤懷幼仁言惻然

以肥田賦貧民詔

聿帝因巡行觀俗東禮岱宗遂踐河防給貧民糧種以勸力農半免所過田租嘉惠生民善政羞舉茲遊故可紀也

勅侍御史司空詔

温醇愷惻以愛物為順天得體元之義

詥齊相旌江草

江革以至行受上賞奬人倫而厚風俗者莫大焉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十